

《资本论》 讲座

第一册

王亚南 袁镇岳主编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写



《資本論》講座

第一冊

王亞南 袁鎮岳主編

廈門大學經濟研究所編寫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3年

《資本論》講座

第一冊

王亞南 袁鎮岳主編
廈門大學經濟研究所編寫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4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01號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 3/8 字数 106,000

1963年12月第1版 196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0

统一书号：4074·359 定价：(八) 0.52元

封面設計：蘇聯蘇

出版者的话

为了辅导读者学习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我社决定出版这套《〈资本论〉讲座》。《讲座》将分册出版，这是其中的第一册。这套《讲座》是由王亚南同志和袁镇岳同志主编，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同志集体编写的。在第一册中，参加编写的同志，除王亚南同志外，还有袁镇岳同志（第一卷第一篇的第一章）、蒋绍进同志（第一卷第一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的第三节）、罗郁聰同志（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的第一、第二节）。

1963年8月

写在《〈資本論〉講座》前面

王 亞 南

《資本論》的学习，一般总是感到有不少的困难的。对于我们一般文化基础知識較差，而又沒有充分時間仔細钻研的青年干部同志來說，尤其是如此。学习原来就是一个克服困难的过程，在任何一部有价值的著作的学习过程中，要想不遇到一点困难，是不可能的。問題是象《資本論》这样一部“体大思精”的书，如果能让讀者在开始学习它以前，或者在学习过程中，得到某种有助于減輕他們困惑、增进他們理解的入門书，那也是非常必要的。《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后不久，恩格斯就曾为它写过一个簡洁明了的《綱要》。此后，在各国馬克思主义出版物中，还出现了种种关于《資本論》学习津梁一类的书。事实上，我們有很多人学习《資本論》（特別在《資本論》中譯本出版以前），就是通过各种津梁书，慢慢去接触領会它的。解放以后，学习《資本論》的人愈

来愈多了，对于学习它的津梁书的要求，也更迫切了。综合各方面的要求，以下这三类书，似乎是大家所希望的：

第一，簡易通俗本——基本上是按照《資本論》的体系章法，就其中如恩格斯所提示过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关于第一卷；他写了《綱要》，关于第二、第三卷，他在 1895 年給阿德勒的信中，更把那些篇章是重要的，那些是不那么重要的分別有所交代），逐卷逐篇乃至在很大程度上逐章加以簡易通俗解說。分量不超过全书三分之一。

第二，压缩本——还是根据恩格斯上述的提示，就《資本論》原本加以压缩。这样，不仅使讀者能化較少的时间和精力，而讀到原书最重要最精辟的部分，而且还可作为以后通讀全书的过渡。压缩本篇幅最多不超过全书三分之一。

第三，一般研究本——这可能有种种格式。但一般总希望包括这么些內容：說明《資本論》的精神实质何在；概括而系統地闡述全书結構；論証它在理論与实践各方面发生的深刻影响，特別是它的理論方法，应如何应用到当前的經濟問題的研究上来。这个研究本的篇幅可以写二三十万字，也可以稍多一些，但不能太大。

这三个形式的津梁书，說不上哪一种最重要，問題是因人而不同。也許簡易通俗本的要求更迫切一些。因为一般研究本，毕竟是属于一种在內容上較有伸縮余地，并还是具有較广泛基础知識的人才需要的讀物；对于压缩本，还有不

同的看法。有一次在北京談起这个問題时，有同志就认为，一个讀者能閱讀压縮本，还不如让他通讀全书，而且“半部《論語》不知从何割断”，三分之一的《資本論》，毕竟也是很难剪裁的。这也許是《資本論》迄今还不曾出现一个全书压縮本的原因。至于簡易通俗本，国外是有各种版本的，介紹到国内来的，也有好几种。考茨基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博哈德的《通俗資本論》，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高畠素之的《資本論大綱》，此外，还有用政治經濟學教程、教本名义，而其实是解說《資本論》的种种书籍。尽管如此，可是我們在实际上，对于簡易通俗本的要求，并不曾因为有了这些翻譯本而变得緩和一些。为什么呢？

这除了有些从国外翻譯过来的通俗本子，如博哈德、高畠素之等等的論著，有較严重的錯誤外，似乎还存在着这样一些問題。首先，象《資本論》这样一部关系人类历史命运，关系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理論的建設与发展的伟大著作，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采取了不同阶级斗争形式的国家民族，学习起来，都会依照它的时代或阶级的要求，提出不同任务。那怕同是这一部书，它里面蘊藏着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只有通过各个不同时代和阶级斗争的不同要求，才能逐渐启发引导我們去发掘它，体会它，发扬它。“温故而知新”，在这里是有更深刻得多的含义的。其次，《資本論》的学习研究，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当《資本論》的理論

体系，在敌对阶级看来，尚是当作一种邪說，一种政治成见，一种幻想存在的情形下，来对这部书加以解說，和在另一种情形下，即在馬克思的学說已經由社会革命建設实践，證明为科学真理，連它的阶级敌人，也不复把它看作是政治成见或幻想，却看成是对他們的存在的威胁的时候，来对这部书做簡易化通俗化的工作，該会多么不同啊！时代前进了，对于馬克思主义的認識发展了，由馬克思主义的經典作家和进步人类，不断对《資本論》所作的研究而获得的成果，愈积愈多了，我們不能滿足于以往的那些那怕是正确的通俗論著，那也是非常明显的。尤其重要的是，我們从事任何一項科学思想工作，都是要把时代向我們提出的要求和任务，貫串在它里面的。尽管搞《資本論》簡易化通俗化工作，是“述而不作”，不能凭自己的臆断或主观揣測，来改变原书的主旨，但一联系到我們不是單純为《資本論》而学习《資本論》，而是希望通过《資本論》的学习，直接間接有助于我們当前的理論与建設的任务（批判分析当代垄断資本及其思想意識，彻底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全面研究我們社会主义經濟制度，……等等），我們在对《資本論》作着解說的过程中，就会在无形中貫串我們的时代精神，使它有生气，有生命，有着我們見不到摸不着，但却非常真实存在的新鮮的气息与活力，叫讀者不感到它是过于生疏的、相去很远的，和我們的精神生活沒有什么相通的东西。当然，要做到

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而作这样的要求，却是十分应当的。

这里已表明，我們学习《資本論》，我們通俗解說《資本論》，應把中心注意点放在什么地方。我們要认真了解《資本論》里面的重要基本理論，尤其要了解貫徹在那些理論里面的观点方法。这不仅是因为不明确理解馬克思的观点方法，就不可能正确认識他的理論，同时还因为，或者更因为，我們要达成上面讲到的时代向我們提出的理論斗争与建設的任务，学习馬克思在《資本論》里面体现着运用着的革命的批判的观点方法，是非常必要的。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理論，都只能在它所反映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去把握它，都只能就有关事物在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扮演的作用，去确认它評价它。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原則和辯証的方法，是他自己和恩格斯曾就《資本論》及其他有关的論著，反复為我們論証說明了的。那是《資本論》本身和我們了解《資本論》的科学的綫索。

二

我們知道，《政治經濟學批判》这部著作，是作为《資本論》的初篇而发表的，《資本論》还被附題为《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就《政治經濟學批判》一书所作的导言和序言，恩格斯所写的《卡尔·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及馬克

思就《資本論》所寫的《初版序》和《第二版跋》，這五個文獻，可以看作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的最精粹的最生動的說明，是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指導思想，因而，也是我們學習《資本論》的指南。詳細解說這五個文獻的內容，不是我這裡要做的，我只想指出其中有助於理解《資本論》，也有助於我們當前從事理論鬥爭與理論建設的下面這幾點：

首先，我想談談《資本論》的世界觀問題。世界觀就是我們對客觀世界的看法，把範圍縮小到我們當前討論的問題上來說，就是對所研究對象即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看法。由於把客觀世界的存在和發展看作第一性的，是屬於辯証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的範圍，而把社會經濟制度的存在與發展看作第一性的，就是把辯証唯物主義推廣到社會生活方面，屬於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範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之所以是唯物主義的最高級的形式，是最完善的形式，就是因為它不象以前的唯物論那樣“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①。歷史唯物主義或唯物史觀，是馬克思的偉大的發現，而他的《資本論》則是他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全面的科學論証。包括在歷史唯物主義或唯物史觀中的幾個基本原理，如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決定着

①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1頁。

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如生产方式中的两个方面：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发展关系；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发展关系；如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引起社会革命等等，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研究的指导思想。这一些基本原理，要求把所研究的对象，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形成发展看成是一个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自然历史的过程。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合理，它是否能永恒存在，不取决于我们对它的爱憎，而取决于客观的科学根据，取决于它自身内在的本质表现及必然的发展趋势。在马克思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已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写下了非常多的论著，作了各种各样的说明，其中有的是错误的，有的是正确的，正确的里面也包含着错误。他们都沒有能够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揭露出来，这除了阶级成见的限制外，就是由于他们所采取的观点方法，使他们不可能作出完全正确的论断。正因如此，所以马克思对于他们的批判，就不能枝枝节节地分别来做，而必须就资本主义本身的整体活动，来看他们的理论如何与事实相抵触。恩格斯在前述《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曾这样讲过：“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

級生产和資产阶级交換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解释者和辩护人，那末，这种闡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① 資本是資本主义社会的灵魂或生命綫，整个资本主义經濟的活动，无非就是資本的活動。資本的活動，无非就是資本家对于劳动者的剝削活動。把《資本論》作为书名，抓住資本这个范畴，把它作为这个社会的最本质最基本的关系，来进行分析，就叫那些为資本辩护的理論沒有躲閃的余地；在資本及其运动规律的系統說明中，对那些資产阶级理論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并在批判中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論体系。这就是为什么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資本論》，竟积极地創建起了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其次，想再談談《資本論》的方法論問題。必須先交代清楚，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是和它的方法論統一的。对于客观世界的看法，是属于認識論的范围，同时也包含了方法論。客观世界是第一性的这个命題的成立，那已經是在方法論上把思想、意識、一切精神現象看作是和它相區別，并作为它的反映的結果。不过，我們可以这么說，要貫彻唯物主义的观点，它的方法，必須是辯証的，是符合于辯証的表达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9頁。

的要求的。就資本主义經濟制度的研究而論，即使采取唯物史观，一开始就抓住了資本这个关键性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进行分析，但如果沒有运用辯証的方法，由简单到复杂，由里到外，由低級到高級来一步一步地展开研究說明，还是不能系統地全面地把資本主义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揭露出来，从而也就无法貫彻唯物主义的观点。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恩格斯曾就辯証法指示我們說：“馬克思对于政治經濟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們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① 我們知道，辯証法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維发展的一般規律。但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非常复杂和曲折的，要把社会和人类思想发展的一般規律表达出来，就我們现在研究的問題來說，要把資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規律，如实表达出来，在研究当中，显然要采取一些便于那样的表达的做法。在前述五个文献中，馬克思恩格斯所以在說明辯証法的同时，提到抽象分析法，提到研究的方法与說明的方法，又提到历史的和邏輯的方法，原因就在这里。有不少学习《資本論》的同志曾問到这些方法相互間的关系問題。我想在这里試圖簡單交代一下。研究要从大量的丰富的材料出

① 恩格斯：《卡尔·馬克思〈政治經濟学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32頁。

发，有了大量的丰富的反映资本主义經濟生活的客观的材料，就可以从那里辨认出各种各样的經濟活动形态，发现出它的各别的表现的傾向。就以資本主义社会的資本为來說吧，就資本門类讲，有产业資本，商业資本，借貸資本等等；就資本轉变形态讲，有貨幣資本，生产資本，商品資本等等；就資本的价值关系讲，有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等等。发现出了这种种資本的名目及其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工作，但把它們綜合起来，在一个总的体系中来系統地加以說明，則是一个更費气力的工作。在任何一个資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他們最优秀的代表人物）看来，这是沒有什么問題的，因为：第一，他們始終就不會从现实中，发现并研究这么多的資本形态；第二，他們照例是在生产、交換、分配的分篇法中，在資本这个生产要素的項目下，来含糊籠統地处理一切資本形态；第三，由于他們沒有把資本运动看作資本主义社会一切經濟活动的总枢纽，对于这些資本形态的安排，随意一点，似乎也感不到什么矛盾。馬克思却认为，这正是他們应受到严厉批判的地方。他愈是发现现实中存在那么多的不同性质、不同机能、不同价值运动形式的資本形态，就愈感到要在总体系中恰如其分地区別对待它們。于是說明或表述的方法，就关系到把資本主义經濟現實在观念上再生产出来的体系或結構問題。資本的运动，就是价值增殖的运

动，就是劳动者阶级为资本家阶级生产剩余价值的运动，而在一个社会，流通在结局，就是为了实现那个剩余价值，分配就是为了分配那个剩余价值。在《资本论》里面，把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的总过程作为总结构，是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现实的。这个总结构确定下来了，我們前面讲到的那些不同的資本形态，就会分別安排在适合于它們实际的地位。在資本的生产过程中，說明不变資本与可变資本；在資本的流通过程中，說明資本的三种轉变形态（貨币資本、生产資本、商品資本），并在生产資本轉形項下說明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最后，在資本主义总過程中，說明各类型資本瓜分剩余价值竞争的场面。这样的布局，就表明，我們把錯綜复杂的现实經濟运动，分別門类，分清主从关系和先后次序，加以表述，一方面要采用抽象法，同时又要依照历史的邏輯的程序。为什么呢？就抽象法来讲，那是研究一切无法在實驗中加以检証的社会现象必須采用的方法。在现实的經濟关系中，各种經濟活动，各种資本运动，是相互依存相互交錯的。不运用抽象法，分別設定合理的假設，暂时把所要集中研究以外的因素舍象去（作为是不存在的，或作为是不成問題的），就无法进行分析。可是，所有暫时被舍象去的东西，又必須在以后研究的适当的场合，逐步一层一层地加入考察范围，使最后的研究，接近于实际情况。馬克思在《资本論》中，就是高度运用抽象力，

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来开展他的研究的。还是就前面处理各种資本形态的例子來說明吧。在第一卷，資本的生产过程，我們还只碰到一个作为資本家阶级的代表人物出现的产业資本家，还只接触到产业資本，并且假定他所生产的商品，都能按价值售出，能稳得到全部剩余价值。这就是說，除了和說明剩余价值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劳动力买卖和工資这个分配形态以外，一般的流通和分配情况，都假定是不存在的，或不发生問題的。等到資本生产剩余价值的秘密（即只有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資本部分，由劳动力的使用增大了价值这个秘密），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被揭露出来了，再回过头来，把原来看作不成問題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問題，加入考察。在流通过程中，才看到資本由貨币形态轉变成生产要素形态，再轉变成商品形态的全过程，并才在資本生产要素形态方面，看到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的不同結構，如何影响資本周轉的速度。等到剩余价值的生产与流通的問題解决了，再在这个基础上，看到了原来假定不存在的各种資本家和地主，各种形态的經營資本，为了瓜分剩余价值，攫取更多分額的利潤，相互間作着你死我活的竞争。我們在这里才见到日常比較熟悉的資本主义活动场面。但作为資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来看，它已經不象原来呈现在我們面前的那样千头万緒，不可究詰，而是从本质到现象，关系分明，条理清晰的了。这已不难想见，合理的抽象該是

如何有助于对本质的分析。可是在这里，我們应当注意，作出那样一个象是事先存在那里的体系，单单采用抽象法，是办不到的。从复杂的經濟现象中，单抽取出某些因素來討論，而把其他因素暂时舍象去，那也不是任意的，而要依据一定的次序，要看怎样才便于把所研究对象，即整个資本主义經濟的辯証发展关系，如实表达出来。由簡單到复杂，由低級到高級，由單純的抽象上升到包括有各种规定的具体，这个进程，就是恩格斯所指示的历史与邏輯的方法的統一的体现。就全部《資本論》三卷讲，就各卷的篇章讲，以及就每篇每章各論点展开的順序讲，都明确地显示了这个方法的高度运用。这里也許需要交代一下历史的方法与邏輯的方法的区别及其統一。《資本論》开头所讲的，是商品、貨币、資本的发展、轉变过程。劳动生产物采取商品形态、商品分化为商品和貨币商品、以及貨币轉化为資本，从它們的演变先后次序讲，是历史的，从它們在演变的內在必然因果联系讲，是邏輯的；劳动生产物一采取了商品形态，同时就提出了作为其交換媒介的特定商品的貨币化的要求，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貨币又成为資本的出发点，历史的发展，一般总表现为其內在本质关系的邏輯的发展。不过，由于經驗上的自然的社会的条件不同，各別社会的具体历史发展过程，往往不免发生一些曲折或表现得不那么千篇一律，这就要具有一般趋势的邏輯，来予以补充。不論是这里讲到